

徐梅强 著

走进暴风雨

宁波出版社

走进暴风雨

徐梅强著

宁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振声

封面设计 朱尚诚

走进暴风雨

徐梅强 著

宁波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315000 宁波市县前街61号

浙江省上虞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2 字数260千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02-032-2/I·6 定价：12.50元

或许，这是一个过时了的故事；或许，我们仍在为这个“故事”苦苦探索——谨以此篇献给与我一样在企业界享受人生的朋友。

作者

引 子

C市，是浙东沿海崛起的一个新兴城市。

四百年前，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渔村。据说现在小城的一半，当时还沉浸在滔滔的海浪中。明代为防止倭寇侵袭，浙江都指挥司在这海隅设立卫所，渔村从此变成小镇，卫所的军士们在这里娶妻生子，繁衍后代，沧海桑田，悠悠几百年过去，大海随着潮涨汐落，渐渐捧出一方肥沃的土地来，使小镇日趋繁荣，至民国年间，已成规模。解放后建县，俨然成一片热土。

小城东北角，原是“蒋记”、“陈记”铁匠铺旧址，俗称铁店弄，“叮叮当当”地响了百十年，现今这两个铁匠铺已经难觅它们当年的踪迹了。三年前，在庆贺撤县建市的鞭炮声中，由这两个铁匠铺合并起家，号称C工业发展缩影的市电机厂，与香港盛兴公司合资，挂上了“东方电机有限公司”的招牌。

历史的长河漫漫无垠。进入八十年代末期，经济界不少有识之士认为，我国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，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“阵痛期”。那么，这个已挂上了金字招牌的“东方公司”命运该如何呢？……

第一章

成一超放下手中的笔，站起来，信步走向阳台，眼前是龙山新村幢幢新楼中透出来的点点灯火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浑身的热血在奔涌。

他决定向傅康林挑战！

夕阳早就钻进西山，天边映出最后一抹绚丽多彩的霞光。

“咔嗒。”门锁转动一声。成一超意识到：肖瑾进来了。他刹时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。他想：如果能得到她的支持，他将会更加坚定这个信念！

“哎呀，我的智囊团头儿，你——”肖瑾一眼瞧见桌上零乱的纸片，嘟起好看的小嘴，“还在给傅老板卖命？”

成一超在公司的企业管理部任职。肖瑾常常看到他为起草诸如公司管理制度什么的弄得废寝忘食。肖瑾放下手提包，拿出一盒蛋糕扔给成一超：“给你，晚上当点心吃。”

成一超接过蛋糕，随即取出一块往嘴里送，满眼含笑：“喔，谢谢。肖瑾，您太知我的心啦，我还没吃饭呐！”

“别净说好话，要贫嘴！你呀，连自己的命也想给傅老板搭上？”肖瑾娇嗔地睨了他一眼，接着利索地收拾开了房

间的衣服和用具。肖瑾在公司的技术部当绘图员。她长得面容姣俏，明眸皓齿，身段苗条而不失丰满。是个使人看上一眼又想多看几眼的漂亮女人。此时，肖瑾的心里漾满了温馨，几个月后，她就要做新娘了。开建筑材料店的父亲，这些年赚了许多钱，买了这套六十几平方米的商品房送给她。这个小天地，今后就是他俩欢乐的伊甸园。

“哎，你白占了这个‘窝’，也不考虑一下怎么装饰，就准备住人呀？”肖瑾埋怨道。

他仍埋头在写字台上，他想一气呵成手头的这份材料。过了好一会，才说：“反正，还有许多时间。”

“许多时间？你算算，还有多少日子？”她带着责怪的口吻问，脸上竟一下灸烫了。她走过来，理了理鬓边散落下来的秀发，把右手温存地搭在他的肩头。

他停下手中的笔，看一下腕上的表，转过脸，幸福地盯视着她那俊丽的眉眼，“不是还有两个月零十九天，也就是八十天，对吗？”

他们择定的结婚日是在一九九〇年元旦。

“看你，算还有点记性……”她的心头一阵温热，搭在一超肩头的手，顺势在他的颈上轻轻抚摸了几下。

他一把抓住她的双手，突然站起来，欲想搂住她的腰肢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
“别闹。”她一下闪开了，“哎，我看看，你在写些什么东西？”她一目十行翻看几页，觉得里面的内容很有些别扭。便翻过来，看了一下题目：

“《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何去何从——我公司现状之剖析……》，哎，一超，你在写什么？你要干啥？”

她干过文秘工作，对这类东西有着职业的敏感性。

“瑾，我早想告诉你了。”成一超喝了一口水，从容地走过来，看了一眼桌上的材料，“我们想推翻傅康林！”

“你，你在说些什么？”肖瑾一下扭曲了好看的眉眼，变了脸说，“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你想斗过他？”

“不见得吧！”成一超说。

“一超，我劝告你，为了我们的幸福，你不要这样。”肖瑾有点惊慌失措。

“真有这般严重吗？”

“真的！”肖瑾两眼怜爱地望着成一超，点了点头，“别人想搞掉他，是别人的事，你千万不要掺和进去。如果你觉得当这个淘气的主任不顺心，就不要干了，我，我不稀罕……”

“嗨，难道傅康林他会吃人？”成一超见她一下子颓丧成这个样子，心中很是不快，便说：“肖瑾，平时你坦诚、正直，可你还没碰上什么，就怕成这样。放心，我和郭世宏他们讨论过了，我们有力量对付他。”

“成一超，你究竟听不听我的话？”肖瑾怒道。

他吃了一惊。从他们确立关系的那天起，温顺聪颖的肖瑾，几乎从不干涉他的事情，可今天……他不由轻轻叹了口气说：

“肖瑾，我不忍心我们东方公司就这样下去。你就答应吧，让我试试！”

肖瑾一下推开成一超放在自己肩上的手，无奈地摇着头：“一超，假如你是真诚爱我的话，今天你就听我的劝告，否则今后你是会后悔的……你，你斗不过他！”

第二章

朝霞映红东方的天际。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康林，提前二十分钟来到工厂。现在，他正满有雅兴地在厂区花园观赏他的奇花异木。他兼任公司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。这个主宰着东方公司一千几百名员工的铁腕人物，早已没有了三十几年前铁匠铺满脸烟灰的小学徒的丝毫痕迹。他体态魁梧，圆脸豹眼，肚子微微隆起，从容大度中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韵。那天，他与当年扛大锤打铁的伙伴，现任市机械局局长的刘克斌一起参加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。他在宾馆里坐着傲然不动，刘克斌给他倒茶端水，好不殷勤。邻市一位局长见了，悄声问刘克斌，此人是省厅新来的领导？刘克斌支吾着，恰巧被傅康林听到了，不由呵呵笑了：他傅康林就是傅康林嘛！他说：“我可是刘局长的大师兄哩！”

傅总经理浑身舒坦，来到一片盛开着的五颜六色菊花丛前，伸出肥大的手指，轻轻掸掉花朵上的朝露。正是上班时时间，一片自行车铃声。他的员工陆续涌进了公司大门。

突然，大门口传达室发出了一阵吵闹声：

“有种的，你去找书记！我才不管你他妈的狗屁部长！”

“胡国志，你喝醉了酒就往家里跑，你自己在按制度办事？”

“我轮不上你管！你猪八戒照镜子，像人吗？我是书记派我的！”

纪检员胡国志声嘶力竭叫骂着，跟他吵嘴的是技术部主任李工程师。东方公司成立后，为顺应时代新潮流，各管理部门改成了非常流行的新名称。如原来的厂长，如今叫“总经理”，原来是科室，如今叫“部”。当然，党委书记是改不了的。傅康林的员工们（“员工”也是新名词）仍叫他为“书记”。

昨天，李工下班晚了，忘了去传达室拿考勤卡，被纪检员胡国志收缴了。胡国志外号“胡癫子”，长着一张瘦猴脸，容貌丑陋，有点像古装戏上演的解差、狱卒之流。人们背地里称他是傅康林的“鹰犬”、“情报处长”，他并不觉得怎样，好像倒还挺荣耀的。这几年，胡癫子活得也自在。他“悟”出了一个真理，在东方公司，只要抱住傅老板的大腿，谁也用不着怕。他在傅康林面前“书记、书记”叫得像亲爹一样动听，忠实得似一只哈叭狗。他踮着两条瘦长腿，

“扑楞、扑楞”蹬着三轮车，把傅康林家买米买煤饼灌煤气的事全包了。随后就大模大样回家睡大觉。公司的干部职工，谁都怕他三分。纪检组直属傅康林领导，别看胡国志是个小小的纪检员，可是个通天人物哩！人们常常发现，每当没人的时候，胡国志就闪烁着三角眼，拿着电话筒，向傅康林密报某某人对书记不忠的言行！那天公司放假，胡国志在一个小酒馆喝酒，从旁人的对话中，他听出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唐志坤可能有受贿行为。他赶紧一个电话向傅康林

告了密。傅康林抓住不放，查出唐志坤收受一家外协厂送的一车木料。此事虽没有公开，但过后传得纷纷扬扬的，使唐志坤在东方公司的威望丧失殆尽。

可有时，胡国志也会惹出祸来。李工程师五十多岁，也算是东方公司的元老。他被胡癞子臭骂一顿，出不了这口恶气，见傅康林从花园出来，就气咻咻告了胡癞子一状。

“老李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”傅康林拍拍李工的肩膀，接着作出一副愠怒状：“这个癞子，太不像话，我要教训他一顿！”

“好啦！”李工还要说什么，被傅康林挥手制止了。刚才两人的吵骂，他几乎全听见了。“我是书记派我的！”他在心中玩味着这句话。有人说，胡国志是条癞皮狗，他也这样认为，有时他也厌恶。但治理一个大企业，少不了胡癞子这样的角色，就像那次他治唐志坤一样。

“哗”地一下，傅康林蹲下身，打开了喷泉的阀门，办公大楼前的喷水池，忽啦啦蹿出了几十股高高的水柱子。他拍拍飘落到衣服上的水雾，信步跨向四楼的办公室。

“您好，书记。”穿着入时，打扮娇冶的女秘书丁雪萍，早已把他的办公室整理、打扫净了，在门口恭候。

“唔。”

“哎……茶，我给您沏好啦。书记，我给您端过来。”女秘书殷勤地说。

“不，我自己会端的。”傅康林不冷不热，“没你的事了，走吧。”

女秘书快快走了，傅康林转首看了一眼姑娘窈窕的背影，很有些留恋那温馨沁人的芳香。忽然，他记起了一件

事，叫住了女秘书：

“小丁，你等一下。”

“书记，您有事？”丁雪萍转身，翩翩地飘进来，甜甜地问。她的脸上，带着扭曲的媚笑。

傅康林从写字台抽屉里，拿出一只漂亮的礼品盒，递给小丁：

“前些天，我去深圳，给晓虹买了条香港的真丝围巾，给你也买了一条，怎么样，欢喜吗？”

“喔，真好看！”小丁一下激动得不得了，打开礼品盒，娇嗔地叫道，“书记，太谢谢您啦！”

他很有些陶醉地看着眼前这张充满诱惑的美丽的脸蛋，但只是在一瞬间，他的双目就很快移开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又狠狠心，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：“小丁，你走吧！”

两年前，被小青工们暗地里称为东方公司“第一号美人”的丁雪萍，让傅康林选中当了秘书。人们认为，一向没有艳史传闻的傅总经理，这下可要“下水”了，说不定会“栽”在小丁的石榴裙下。使人们惊叹不已的是，这两年中，傅康林带着小丁出入宾馆酒家，竟没有染指小丁的半点蛛丝马迹。好事者们私下议论：英雄尚且难过美人关，他傅老板超凡入圣啦！一些熟识的同行和领导，有时也爱跟傅康林开玩笑。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：“你傅老板若是没‘动’过女秘书，我出八百元请客。”他毫不动气，淡然一笑：

“乱弹琴，我比她父亲的年龄都大了！”与他平时不看重金钱一样，他才不会去闯这个“百慕大三角”哩。要不，他傅康林就不是傅康林了！他要把美貌的姑娘当作鲜花般摆着永远赏心悦目，而不是把花摘了；否则，自己会像盗贼一样被

人捉住而弄得前功尽弃、臭名远扬……

傅总经理兴致特好，来到了办公室前宽敞的阳台。一股暖融融的和风扑面拂来，他理了理开始变得花白的头发，双眸放出了异彩。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东方公司一片连着一片的厂房。嘈杂的机械轰鸣声，传向远处的旷野；几条高耸的烟囱，朝天空吐出缕缕轻烟。近处的花园、鱼池、喷泉、小车库，以及新建的宴宾楼，尽收眼底。

“整整三十三年了！”他在心里大为感慨。尽管迁到新厂区已十几年了，地处老街铁店弄的那片铁匠铺也早已不复存在，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他到“蒋记”铁店当学徒的好多事情。他永远不会忘记！那天，他瞒着师傅，想学点手艺，却不想把几把菜刀淬裂了。驼背师傅发觉后，劈面就是两个耳光。他从指缝间滴下的泪水和嗡嗡作响的耳鸣中，恍然悟出了权力和自尊对于人生是何等重要！

“是的，这眼前的一切，来得太不容易了……”十年前，当他逼迫前任书记下台，登上一把手的位置后，他并没有喘一口气。巩固地位有时比夺取权力更加艰难。他运用世界上许多伟人曾经惯用的手段，把一个个竞争对手打下了擂台。在这其中，也包括了他的师弟，当时任东方厂厂长，现任市机械局局长的刘克斌。

那年，当咄咄逼人的刘克斌调到局里，后因工作出色被市长赏识荣升局长后，傅康林马上理智地觉察到：他这辈子的“仕途”算是完结了。他马上调整步子，一方面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；一方面建花园、设鱼池、喷泉，造起了这幢漂亮的办公大楼，购置了豪华的“蓝鸟”轿车。他觉得要享受享受了，俗话说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！

傅总经理重新回到宽敞舒适的办公室，坐到皮转椅上，点燃了一枝“KENT”烟，摒弃心头的思绪，开始了闭目养神。他不看重现在公司的生产状况，甚至弄不清楚在生产些什么。他只看月底的各种报表，至于生产环节，他是不管的。当然，也有例外，心血来潮时，他会突发奇想地去检查或抽查某个部门极其细小的工作，或某个细小的环节，以及提个极其古怪的问题。如果被检查者回答不出，你就等着挨一顿训斥吧。被检查者简直防不胜防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样，更显出他的高深莫测，洞若观火。他通过他的那些公开或秘密的“耳目”、“眼线”，牢牢掌握着他的副职以及中层干部的“思想动态”。他不对任何人授以真正的权力。他十分清楚副职之间、副职与中层干部之间的亲疏、矛盾，以及谁归属于哪个派系。他从来没调解过那些身居公司要职的干部间的矛盾，或在会上讲“为了公司的利益，请大家团结一致”之类的话。他需要的是利用矛盾，各个击破，使谁也离不开他，谁都不得不依靠他。如果哪个派系的力量大了，他会在暗中砍上一刀，把权力授于那个力量小的派系。

这时，傅总经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他拨了个电话给财务部：“噢，是老高吗？你把那张报销单据找来见我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电话那边传来了点头哈腰的声音。

傅总经理又拨了个电话给副总经理办公室，声音变得严厉而戏谑：“是张副总吗？我是傅康林，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！”

不一会，头发花白的财务部主任老高和公司主管经营的

张耀忠副总经理先后到来。傅康林接过老高送来的一张单据，丢给了搁着半个屁股坐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的张耀忠：

“你看看，这是你签的？”

张副总一瞧，一下涨红了黄脸皮。那天，销售部一个推销员找他签字，要求报销客户用餐的100多元招待费。他一看数额不大，就犹豫着签上了“同意报销”的字样。没想到财务部付了款后，老高把这事捅给了傅康林。

“唔，下不为例么。”张副总经理埋怨地瞪了老高一眼，嗫嚅地说，“就这几元钱，你给个面子。”

老高在一边堆下笑脸，连连打着哈哈：“张副总，请原谅，书记吩咐过，这……”

在东方公司，没有人对傅康林称“傅总经理”、“傅书记”或“傅董事长”。“傅”与“副”声韵调皆同，员工们知道傅康林挺讨厌“副”字之嫌。

“啥？面子？”傅康林沉下脸，两眼一瞪。他斩张副总，就像快刀切瓜一样，“乱七八糟的，谁也可以乱开支，谁都可以签字，这还成何体统？我干什么……”

“那，你说，该、该咋办？”张副总一下瘫了，他明白傅康林翻脸不认人。

傅康林扔过一杆笔，说：“你改一下吧。我再次提醒你，你今后要注意，干什么事都要注意原则、法度……”

张副总无奈，只得划掉“同意报销”，改为“情况属实”。

傅康林接着签上了“同意报销，傅康林”的字样，随后把单据还给了老高。

张副总搔搔头皮，尴尬地晃晃脑袋。接着三人相视心照

不宣地哈哈笑了。傅康林眯缝着眼乐了，重重地一拍张耀忠的肩膀：“其实哪，我的张副总，我是怕你把关不严……”

两人退出后，傅总经理复又点燃了一枝“KENT”烟。抽着抽着，他的红润的脸孔慢慢沉下去了。后来，他竟忘记去吸，夹在指头上的烟袅袅升腾，烧成了一长截灰白色的烟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像记起什么似地弹掉烟灰，又拿起了电话筒：

“小林吗？我是傅康林，你上来一下。”

傅康林离开皮转椅，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。有人说傅康林这些年把“权术”玩得滴溜溜地转，但他认为还远未达到那些“高手”的水平。这几年，东方公司进行了近千万元的技改投资，但却达不到项目预计的效益，甚至连银行利息都捞不回。这使上至市政府，下到机械局领导对此都颇有微词。作为合资方的香港盛兴公司总裁伍老板伍鑫龙，也有怨言。他傅老板的日子难道就好过么？今年最后一季度的生产任务还没有落实下去。他知道，这是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唐志坤在背后看他的好戏，等着他摘掉乌纱帽取而代之。“哼，刘克斌，你想得太美啦！唐志坤，你还嫩着哩！我傅康林不是那么好啃的！”

他终于开了“杀戒”。前天，他主持了一次党委会议，“讨论唐志坤的问题”。会议形成决议，以东方公司党委名义，向市机械局呈报了一份提请免去唐志坤职务的报告。

他决定给刘克斌迎头一击！

“书记，您找我有事？”公司办公室主任林子雄问道。

“唐志坤的那份报告，昨天你送了没有？”

“送了。”

“你有没有直接送给刘克斌？”

“没有。听说，刘局长去省里开会。”

“噢，刘局长……”傅康林又陷入了沉思。